

92年最新畅销书

虎林飘香

(中集)

高 奥

青海人民出版社

故事梗概

虎林有武林第一家之称，后裔季伯玉初涉江湖便丢失神龙令，还受人嫁祸为“红粉挽歌”。“红粉挽歌”是一名杀手，为武林公敌，正是咸欲杀之而后快。季伯玉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戴上友人所赠的人皮面具；不料，又给洗剑公主误为自己的丈夫，日夜追随他左右。他身受武林祸，又遭桃花劫，正自叹际遇坎坷……

此时，被师傅逐出门墙的悟德大师在途上遇到季伯玉遭人狙杀。他伸援手把季伯玉救出，把他交托水飘香母女，嘱她们护送他返回虎林。水母因欠老和尚人情，只好答允，季伯玉因而认识红颜知己水飘香……一路上，不断遭遇黑白两路的高人追杀，又与水飘香失散，幸得一代大侠沈振山的女儿沈芳儿助他脱险，并传授他师门绝技，孤男寡女，朝夕共处，终于，共越友谊之界。

水飘香自被无名岛少岛主竹龙强行带返无名岛后，便与义兄季伯玉失散，她十分怀念季伯玉，便乘竹龙醉后悄悄逃走，但几经艰辛也寻不着他，后在一偶然机会竟巧遇上，且他身边已多了个沈芳儿，但季伯玉对她的爱仍不减当初……

正当三人合力卫道除魔，竹龙之妹竹凤竟又钟情季伯玉，并以酒力使他堕入胭脂陷阱，后他更发觉身上武功尽失，可是竹凤所为？季伯玉喜爱的沈芳儿，其父沈振山现正居上武林第一家之位，当年却是他陷害季伯玉为“红粉挽歌”？季伯玉所丢失的神龙令又是否他窃去？竹凤对季伯玉是真情还是假意？背后可有阴谋？请看本书自有分晓。

目 次

红粉挽歌至	武林遭浩劫		(1)
宝药变毒药	难救恩师命		(29)
红颜似手足	巧杀桑一娘		(59)
虎林遭历劫	飘香挽狂澜		(84)
飘香情义切	宫主性狠烈		(107)
假仆认假主	假妻救假夫		(135)
群英大集会	难猜闷葫芦		(164)
猝来银公子	掳走醋娘子		(192)
义兄救兰妹	掳劫竹姑娘		(218)
孤岛订友谊	竹王起疑心		(247)
三面捉迷藏	客邸遇故人		(273)
建立根据地	澄清大是非		(304)
寻武圣剑法	找竹凤芳儿		(332)
既遭桃花劫	又遇有情人		(358)
洗剑宫血战	俞宫主身亡		(392)

异途回山洞	江湖事更多·····	(419)
长啸声怒发	蛇阵尽溃散·····	(446)
忽离又忽合	儿女总情长·····	(481)
抗拒神龙帮	三路英雄会·····	(503)
武林会盟津	门派显身手·····	(547)
武林会收场	沈芳儿被掳·····	(582)
飘香馆落成	豪侠归虎林·····	(625)
魔道已除尽	湖海乐升平·····	(656)

孤岛订友谊 竹王起疑心

来舟逐渐接近，采用了三面包抄之势，季伯玉抓起了一把铜板，双手齐扬，向来船的帆索迅速射去。

他师门的暗器“飞星子”算得上是武林一绝，虽然在波涛起伏之大海中，来船的帆索仍然是应手而断。

巨帆突然砸下，有如祸从天降一般，来船不只是行动受到阻碍，连船只都几乎翻下海去，他们忙着自救，当然无暇再追赶了。

季伯玉摆脱了驶过来的船只，竹凤自然感到失望，她却投目天际，阴沉沉地一叹道：“这才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当真可惜得很。”

郁雀儿撇撇嘴道：“咱们公子只花了几个铜板，这有什么好可惜的？”

竹凤道：“你们公子如果省下那几个铜板，就算受点活罪，还能留得命在，现在死星照命，看来是非死不可了。”

郁雀儿道：“凭你？”

竹凤道：“不，是老天爷……”

郁雀儿哼了一声道：“老天爷找咱们不关你的事，何用你来担心？”

竹凤道：“咱们风雨同舟，怎能不关我的事？”

郁雀儿道：“嗨，竹凤，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竹凤一叹道：“我原以为你们知道，想不到你们竟然如此

愚蠢。”

郁雀儿怒叱道：“竹凤，你要是拿姑奶奶穷开心，小心我剥掉你的皮。”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我想竹凤姑娘必非无的放矢，袁大嫂请不要生气，说说看，竹姑娘，老天爷要对咱们怎样？”

竹凤道：“你们既是飘洋过海，就应该知道一点海上的知识，由天际那些云层判断，不出六个时辰，海上必起强风，咱们如是不早点趋避，必然会葬身鱼腹！”

季伯玉道：“原来如此。”

竹凤道：“你不相信？”

季伯玉道：“我相信，但水天茫茫，六个时辰之内，咱们到哪儿去寻找避风之处？”

竹凤道：“回无名岛去，只有无名岛才是最近的距离。”

季伯玉道：“你要咱们自投罗网？”

竹凤道：“竹家没有不讲理的人，我保证你们会不受伤害。”

袁江道：“别听她唬吓，公子，这分明是一个晴朗的好天色，那里会有什么强风。”

郁雀儿道：“咱们经过不少大风大浪，有点风有什么好怕的？”

季伯玉点点头道：“说得也是。”

不管竹凤是不是能够由黑云舒卷的形象，预测会起强风，别人不理睬她又该如何？

其实她没有说错，当天傍晚时分，风力果然逐次加强。

汪洋大海之中，原是无风三尺浪的，一旦吹起强风，那就会浪涌如山了。

季伯玉吩咐收下长帆，绑好活动的物品。为应付强风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入夜之后风力更强了，船只在惊涛骇浪之中已经不受控制，它不停的颠簸腾跃，在滔天巨浪之中打滚，所谓人不与天争，任是何等功力之人，此时也莫可奈何。

季伯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他却牢牢的握住舵柄，不管天意如何，他都不愿放弃任何一点求生之机。

他驶过船，但从未遭遇过如此惊人的场面，他想稳住船只，但却力与愿违。

最后在轰地一声巨响之下，这艘原已陈旧的船只解体了，在一记强烈的猛撞之下，它终于四分五裂。

此时海面一片漆黑，风浪又是如此的狂猛，落水者像被震散的木板，根本无法相顾。

季伯玉是很幸运的，船板震散之后他还紧紧抓着舵柄，舵柄上连着一块木板，具有颇为强大的浮力。

他原想寻找他的同伴，但风浪却将他越送越远，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随波逐流，任由命运安排了。

待天色接近黎明，强风终于过去了，海面显得一片平静，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总得找一个栖身之处。

总算他运气不错，在他的右前方约莫五十余丈之处就是陆地，他精神一振，奋起余力向那块陆地游去。

待到达沙滩，已经筋疲力尽，他很想就在沙滩上躺下去，睡一觉以恢复体力。

但他的目光忽然触及一具人体，他的精神竟然为之一振。

那人体身着紫衣，蜷伏在一片沙砾之上，在季伯玉的同

伴之中，只有一个人身着紫衣，那就是他在无名岛抓来的俘虏“竹凤”。

竹凤能够漂来此地，别人也会漂来，季伯玉抱着满腔热望，顺着沙滩寻找，结果沿着小岛找了一周，除了竹凤再无别人。此时竹凤醒来了，她虽是站立起来，精神却显得十分疲惫，她正在张目打量这座小岛，一脸惊愕之色。

待瞧到远远走来的季伯玉，她那萎顿的面颊，忽然现出一股兴奋之色，但这股兴奋之色如同昙花一现，面色一沉，娇躯跟着扭了过去。

季伯玉没有瞧出她神色上的变化，却也知道她心存怨恨，他没有理会她，迳自找了一些枯木野草，以钻木取火之法，升起了一堆熊熊烈火，然后向她招呼道：“过来烤烤火，把衣服烤干了好过一些。”

竹凤撇撇嘴道：“笨蛋……”

季伯玉一怔道：“怎么，你是说不应该将衣服烤干？”

竹凤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哼了一声道：“坏人毕竟是坏人，连真面目都不敢给人瞧看。”

就算季伯玉不是一个笨蛋，这两句话他还是听得懂的，不过他却有点奇怪，竹凤是怎样瞧出他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伸手向脸上一摸，现在他明白了，敢情人皮面具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所幸没有伤到面皮。

这张为他带来许多情仇牵连的面具，功成身退，不得不摘它下来，他把玩了一会，才将它掷进海里。

竹凤冷冷哼了一声道：“还舍不得？哼，分明是一张俊脸，偏偏戴上一个丑八怪……”

季伯玉愕然道：“勾漏山主燕然在江湖之中是出了名的美

男子，姑娘说它是丑八怪，眼光似乎太高了一点。”

竹风没有跟他争辩，话题一转道：“这岛上有没有泉水或水潭？”

李伯玉道：“没有瞧到泉水，水潭倒有一个，姑娘想喝水？”

竹风白他一眼道：“除了渴水就不该清洗一下？”

李伯玉道：“姑娘说的是，在下忘记海水中有盐份必须用淡水清洗，请随在下来。”

他将竹风带到一个约莫三丈方圆的潭边道：“姑娘洗吧，在下到别处瞧瞧。”

竹风道：“季少侠……”

季伯玉道：“姑娘还有什么事？”

竹风道：“解开我的穴道好么？反正我逃不出这个孤岛。”

季伯玉伸手拍出两掌，解开她封着的穴道，然后离开小潭，坐到沙滩上发起呆来了。

他想到大哥小妹，想到了小师弟商存仁，也想到伴他前往无名岛的朋友，这些人生死未卜，他却跟竹风困在这座孤岛之上。

如果离不开这个孤岛？如果他那些好友遭到了损伤？

天有不测风云，耳旁却传来了轻微的脚步之声，是竹风来了，那个被他掳来的女孩子。

他们之间，是仇敌，不是朋友，如果竹风悄悄的给他致命的一击，并不是没有可能，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不得不暗中戒备。

约莫两尺右近，脚步声停止了，一只纤纤玉手，悄悄伸了过来。

季伯玉暗中哼了一声。

忽然拧身出掌，一把扣住竹凤的腕脉，顺手一甩，将她向沙砾之上掣去。

这几下动作是一气呵成的，当他一把扣住竹凤的玉腕之际，他知道这是误会她了。

那只柔若无骨的玉腕，没有丝毫力道，只怕连一只苍蝇也拍不死，如何能够杀人？

那么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将竹凤摔伤了，怎么说得过去？

在心念急转之际，他将摔出的力道往回一撤，这一下就好看了，竹凤紫衣飘飘，原是由他的身后被摔得凌空飞出的，他这一撤回力道，竹凤悬空的娇躯自然要跌落下来了。

跌落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跌进他的怀里，而且这一撞简直是人仰马翻，两个人滚作一团。

在季伯玉来说，软玉温香抱满怀，撞一下又有何妨？但竹凤可是云英未嫁，待字闺中的少女，现在居然滚在一个大男人的怀里，岂不是羞煞人了？

她的确羞得不敢抬起头来，埋首在季伯玉那雄健的胸膛之上，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

良久，季伯玉才扶住她站立起来，道：“对不起，竹凤，我正在想得出神，所以……”

竹凤低头瞧着自己的脚尖，冷冷道：“所以你就想摔死我，哼……”

季伯玉道：“这你不能怪我，换了你也会有那样的反应的。”

竹凤拧过身来，脸上红潮未褪，一双秋月般的目光向他

深深的一瞥道：“是想你的妻子及朋友的生死？”

季伯玉道：“是想他们，但我没有妻子。”

竹风双目一张道：“那位红衣姑娘不是你的妻子？”

季伯玉道：“不是。”

竹风道：“那么你所认的义妹，必然是你的妻子了？”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你认为我一定已经有了妻子？”

竹风道：“男人都是不甘寂寞的，尤其是英俊潇洒的男人。”

季伯玉道：“因为我不够英俊，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人愿意嫁给我。”

竹风向他瞥了一眼，扭转身去，道：“快去水潭清洗一下再来烤火。”

季伯玉道：“好的。”

他到水潭洗涤，发觉身上除了几块碎银子，及十几个铜板，已别无所有，他失去了一切，包括几本医书，及那只藏有武功秘笈的金牛。

他虽然已经习会了医道及秘笈上的武功，依然难免有些惋惜。

清洗之后回到海边，竹风已经在火堆上添加枯枝，他们就火烤了起来。

半晌，竹风忽然叹了一口气道：“季少侠……”

季伯玉道：“什么事？”

竹风道：“你说家兄掳走了你的义妹么？”

季伯玉道：“不错。”

竹风道：“你义妹叫什么名字？她必是一个花容月貌的美人了。”

季伯玉投目海天，现出一副无限向往的神色道：“舍妹水飘香，容貌么？不算太美，总算说得过去。”

竹凤的目光之中，忽然射出两缕杀机，接着语气一转，说道：“饿了吧？少侠，咱们先去找点吃的。”

季伯玉道：“的确有点饿了，但岛上什么都没有，到哪儿去找吃的？”

竹凤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你跟我来。”

此时他们的衣服已经烤得差不多了，恰遇退潮，所以竹凤带着季伯玉到退潮的石隙中找吃的。

他们找到了不少海产，就火烤吃，倒也可以充饥，就这样一晃三天过去了。

说来倒有点奇怪，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应该由男人去找衣食，供给女人食用，现在他们恰恰相反，不只是食物要由竹凤去找，而且还送到季伯玉的手上请他来吃。这固然由于竹凤懂得海，知道在海岛上应该如何去求生存，另一点原因是季伯玉愁眉不展，整天呆呆的瞧着那滔滔白浪，一坐就是几个时辰。

这天傍晚时分，海上又涌起了风暴，惊涛卷起千层浪花，迳向季伯玉呆坐之处卷来。

他没有动，让浪花涌到脚前，溅得满脸满身，他还是眼巴巴的瞧着那风云变幻的天空，及波涛如山的海面。

此时一声轻叹由身后传来，他的手腕也被人轻轻的抓住。

“回去吧，季大哥，你如果还想见到你的朋友，就不能糟蹋你的身体。”

“这个……”

“这儿风太大，咱们回去再说吧。”

他们有一个临时的家，那是一个很大的山洞，洞门用石块一堵，里面再升起一堆火，就会令人有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

季伯玉往草堆上一坐，目光瞧着竹凤道：“竹姑娘，我很对不起你，离开这座孤岛之后，你自己回家去吧！”

竹凤撇撇嘴道：“是不是不要我当人质了？”

季伯玉道：“在下当时只是一时冲动，希望姑娘能够谅解。”

竹凤沉吟半晌道：“季大哥，有一件事我想向你请教。”

季伯玉道：“请教不敢当，你说出来咱们研究。”

竹凤道：“家兄掳去水姑娘，你猜是怎样一个结果？”

季伯玉道：“令兄是名门高手，他该不会做出令人不齿的暴行吧？”

竹凤道：“这个你放心，不过，如果他是两情相悦，那就难说了。”

季伯玉道：“水飘香冰清玉洁，岂是水性杨花的女子可比。”

竹凤微微一笑道：“我相信水姑娘冰清玉洁，但对你的看法却不便苟同！”

季伯玉道：“哦，请教……”

竹凤道：“家兄长得英俊，风流倜傥，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水姑娘与家兄长日相处，就算她不为家兄仪表所动，为了名节，她也只好嫁给他了。”

季伯玉一怔道：“为了名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竹凤一叹道：“听说男人都是自私的，看来颇有几分道

理。他们孤男寡女，朝夕相处，她还能再嫁别人？”

季伯玉呆了一呆，道：“不，在下不同意姑娘的说法，须知江湖儿女不同于常人，只要心地皎洁，何在意蜚短流长。”

竹风道：“这就要看各人的想法了，但愿水姑娘会有你那种胸襟。”

语音一顿，忽然又幽幽一叹道，“其实咱们困守孤岛，日处愁城，自救还来不及，何必替别人担心。”

季伯玉道：“这个姑娘不必担忧，我想咱们冒冒险，但成功的机会极大。”

竹风道：“冒什么险？”

季伯玉道：“我这几天呆坐海边，是在观察海流及风向，现在起的是西北风，流向虽是偏了一点，但风向却对咱们有利，只要编一个木排，可能会漂到陆地。”

竹风道：“这太冒险了，如果碰不到陆地呢？”

季伯玉道：“长困荒岛，生不如死，难道你对这凡还有什么留恋？好啦，竹姑娘，时间已晚，请歇息吧。”

说完话，他起身转到另一个角落，那里也有干草铺成的床榻，他迤自跌坐草上，开始运起功来。

他调息了将近一个时辰，依然心烦意躁，气机不顺，此等情形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自然跟竹风适才的交谈有关。

竹龙长相英俊，风流倜傥，一个怀春的少女，在长日相处之下，会不会日久生情呢？

还有竹风提到的名节问题，她似乎在影射什么。

如果孤男寡女长日相处，就会影响女方的名节，那女人就非嫁给男的不可，那么他跟竹风呢？他岂不是非娶她不可

了？

“不……”他几乎叫出一个不字，几乎想明明白白的告诉竹凤，但这是不可能的。

嫂溺援之以手，是从权，是不得不尔，但无损于道德，无碍于伦理，水飘香的处境是如此，他现在何尝不是一样？

竹凤是一个深明事理的女孩子，她应该想得到，想得通的。

他同样也想通了，心情自然不再烦躁，于是他再度打坐调息，很快就进入忘我之境了。

翌晨是一个好天色，碧波万里，水平如镜，一眼瞧去，找不到那儿是天的尽头。

他正想引吭长啸，以舒展胸头的块垒，一声娇呼，忽然由身后的山头传来。

“船……船……季大哥，你快来瞧瞧啊……”

说话的自然是竹凤了，那个船字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一面回答：“我来了。”同时返身急跃，以最快的速度奔上山头。

现在他瞧到了，那是一艘渔舟。

那只渔舟并不是在打鱼，是经过附近的海面，但因相隔颇远，呼叫只怕不易听到。

季伯玉略作沉吟，道：“竹姑娘，快找枯枝野草，咱们生烟……”

他们很快就升起一股浓烟，由于风力不大，烟柱升得笔直。

总算他们运气不坏，渔舟转头了，迳向孤岛驶来。

他们奔到沙滩，一面挥手，一面叫唤，渔舟终于在十七

之外停了下来。

他们奔过浅滩，到达渔舟之旁。船上是一对中年夫妻，及一名十四五岁的孩子。季伯玉双拳一抱道：“这个大哥，咱们是七天之前被飓风将船打破，漂到这儿来的，请大哥将咱们载离此地，船钱咱们照给。”

中年渔夫道：“咱们正要回去，两位快上来。”

季伯玉道：“多谢大哥。”

这一天他们是在渔舟上渡过。薄暮时分，渔舟进入浙江三门县境的三门湾，待船到码头，季伯玉给了渔夫一锭银子，然后与竹凤到附近的镇上去投宿。

落店后第一件事是进食，也是他们怒海余生之后第一次好好地吃饭。按说自然应该痛痛快快地吃它一顿，但季伯玉的口袋中只剩下一些碎银子及十几个铜板，一顿吃光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竹凤瞧出季伯玉的为难之处，招呼店小二道：“小二，这镇上有没有当铺？”

店小二道：“没有，客官是……”

竹凤道：“实不相瞒，咱们的船前几天遇风沉没了，咱们没有携带多少银两，所以咱们想当点东西。”

店小二道：“咱们镇上的王大户喜欢收买珍宝，客官如果有，小的可以引你们去试试。”

竹凤道：“那敢情好，请你带路。”

店小二在柜台上打了一声招呼，引着季、竹两人来到一幢高大的门楼之前，道：“这就是王大户家，两位自己进去跟他说吧。”

竹凤说了声“多谢”，转身就待叫门，季伯玉道：“竹姑

娘，你要卖什么？”

竹凤道：“玉镯，你瞧能值多少？”

她由粉臂上褪下一枚通体洁白，光泽照人的玉镯。季伯玉就含山的落日一落，但见其中一条红线在蠕蠕而动，他虽然没有鉴赏珠宝的能力，但也知道这枚玉镯必非凡品。

于是他将玉镯交还竹凤，并以惋惜的口吻道：“竹姑娘，在下不识珍宝，却猜忖此非凡物，姑娘将它卖了岂不可惜！”

竹凤道：“的确有些可惜，这只潜龙玉镯是寒家传家之宝，相传是唐代宫廷所收藏，后来落入民间的。不过无论它如何宝贵，必然比不过咱们的生命，何况将来咱们可以重金赎回。别犹疑了，咱们叫门吧。”

竹凤正待叫门，两扇黑漆大门忽的呀然而开，一名身着宝蓝长衫的中年大汉，送出一名前来作客的灰衣道长。待送走客人之后，他一眼瞧到竹凤，这位当地的王大户竟然啊了一声道：“师妹，是你？”

竹凤原已觉得此人有点像她的大师兄王猛，现在给他一叫，自然不会错了，同样也啊一声道：“大师兄，王大户就是你？”

王猛道：“这是乡下人胡乱叫的，其实这儿的一切都是师父的，只是他老人家不准说明，小兄只好尸位素餐，被人戴上这顶帽子。听说师妹被勾漏山主掳走，你是怎么脱险的？”

竹凤道：“大师兄，咱们没有吃饱，有话待会儿再说吧。”

王猛道：“小兄该死，师妹快请进，这位是师妹的同伴么？”

竹凤道：“这位季少侠是小妹的朋友。季大哥，他是小妹的大师兄王猛。”